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陝西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陝西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宫 葆 诚

封面设计： 黄 钦 康

陝西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市总工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125 字数227,5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11094·94 定价：1.15元

(内部发行)



陕西文史资料

西北解放战争史料

- 延安保卫战 罗元发 (1)
- 回忆富平游击队的成长 王方民 (26)
- 回忆东府武工队的成立和合阳等县
- 游击队的革命活动 张铁 (36)
- 宜川瓦子街战役的一些情况 张志亭 (49)
- 解放西安 罗元发 (55)
- 回忆蓝田县自卫团魏玉山部起义的
 经过 胡田勋 (74)
- 和平解放榆林见闻 霍绍业 (85)
- 回忆扶眉战役罗局截击战
 高锦纯、刘懋功、左爱 (103)
- 第七军进入西北战场作战纪略 刘葆璋 (111)
- 在秦岭山区堵截三五九旅亲历记 何文鼎 (116)

一九八二年七月 总第十三辑 目 录

- 胡宗南集团一九四六年发动反人民的晋南战役纪要 王应尊 (123)
- 蒋军整编第三十师参加晋南临汾和豫西战役经过 鲁崇义 (133)
- 第一次榆林战役 胡景通等 (144)
- 第二次榆林战役 胡景通等 (151)
-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徐保部在西府战役中被歼经过 樊雨农 (160)
- 西府战役蒋军整七十六师被歼见闻 武乃栋 (164)
- 蒋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奉命回陕及澄合战役溃败经过 张先觉 (169)
- 壶梯山战役与西次荔北战役纪略 李振西 (179)
- 胡宗南部在关中地区全面溃败纪略 陈子干 (191)
- 永丰战役——蒋军第七十六军被歼记 李振西 (220)
- 我所知道的榆林和平解放 高凌云 (224)

- 国民党二十二军在榆林起义经过 张之因 (243)
扶眉战役蒋军三十八军被歼纪略 慕中岳 (256)
西安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 阎进杰 (264)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
 入川经过 施有仁 (270)
 蒋军六十一师跟九十军在秦岭左侧
 的防守和撤退川西的回忆 陈 华 (287)
国民党新四军从产生到灭亡 王凌云 (294)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撤退汉中
 片断回忆 白荫元 (298)
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公署的
 反共措施 曾扩情 (303)

附 载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解放战争史料征集参考提纲 (316)

延安保卫战

罗元发

一九四七年，正当边区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敌人“重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部署就已经基本完成。蒋介石把五分之三的空军调到西安，又纠集西安的胡宗南、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榆林的邓宝珊部共三十四旅、二十三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向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亲自在洛川召开会议，命令他的两个王牌部队——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七个旅、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八个旅，向边区的南大门——宜川和洛川一线集结，狂妄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战争象搭在满弓上的箭，一触即发。

三月十一日上午，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刚坐飞机撤往蒋管区，下午四点，美制蒋机B25轰炸机在P47战斗机的掩护下，飞窜宝塔山上空，在和平宁静的圣地——延安扔下七枚炸弹。

蒋介石集团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开始了！

把敌人消灭在边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不使中国人民再遭战火的摧残，我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和平谈判的主张。迫于全国人民的呼声，蒋介石表面装出一副和平的样子，暗地里却在密谋着如何吞掉我

解放区及革命圣地延安。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凭借他的兵力和装备的优势，以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为起点，发动了全面进攻。随即，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要其做好进攻延安的准备。

对于胡宗南这个人，我虽然不摸其全部老底，但也略知一二。他这个蒋介石的心腹，直接掌管着西北的军事大权，这支蒋介石豢养的嫡系部队，由于他的坚决反共、反人民，很受蒋介石的宠爱。主子有令，奴才当然要粉墨登场了。

早在一九四六年深秋，朱总和陆定一同志驱车来到教导旅驻地——金盆湾。在旅部大礼堂里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上，总司令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地向同志们问好，并谈了当前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和我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的任务。

一、二团的同志们回答说：“请毛主席、朱总司令放心，我们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一团有个姓陈的排长站起来答道：“胡宗南这小子想来进攻我们的延安，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要抓紧做好各种战斗准备。”

总司令问道：“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正在加紧准备，全力修筑工事。”

“好！”接着，总司令要我们加强准备，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粉碎蒋军的突然袭击。还要我们搞好部队生活保持部队体质和加强民兵工作，做好群众的思想动员，帮助他们坚壁清野。最后还指示我们：教导旅要加强设防措施，加强工事，保卫党中

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党中央光荣的近卫军。

我和旅的几位领导同志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司令的指示抓紧各项战备工作。

会后，我们立即组织团以上干部勘察地形，研究并进一步采取防御措施，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很快地行动起来了。

延安，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从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到达陕北开始，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了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总司令部。全国各地不少的知识青年和干部，纷纷来到了延安，特别是负责干部，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因此，在我们心目中，她是丝毫不容侵犯的圣地。我们教导旅（原教二旅）由晋察冀回到延安，接替三五九旅的防务，已经快三年了。在朱总司令亲自耕种过的南泥湾、金盆湾土地上生产，做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了有吃有穿。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战士们快活地唱着“信天游”：金盆湾好地方，满山是牛羊，丰衣足食过得好也，练好武艺保中央……的确，每一个干部战士，对勤劳勇敢的陕北人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

如今，保卫延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象闪电一样传遍了各连队，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炽热的怒火。有的战士说，党和人民把保卫延安的任务交给我们，如果让敌人占去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有的说，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都打败了，还怕胡宗南不成？就是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不能叫敌人占领延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遵照总司令的指示，加强战备，把进攻延安的胡宗南匪军消灭在边区。

为此，我们从临镇和富县的防御正面及纵深，设了几道主要防线，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利用有利地形将防御正面削成了二、三丈的绝壁。在每条路口，都挖了许多深沟；梢林里埋设了地雷。同时，在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磨拳擦掌，随时准备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恨不得马上奔向杀敌的战场。战士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决心：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胡宗南以主力一部，采取突然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一带作战略佯动。狡猾的敌人妄图把我军主力引向边区西部，以便乘虚而入，攻占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当下就识破了胡宗南的诡计，很快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当敌人刚进到西华池一带的时候，立即遭到习仲勋政委和张宗逊司令员率领的边区野战集团军的迎头痛击。歼敌三千余众，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毛主席传令嘉奖作战部队，并电示该部第二天即向延安方向转移，准备迎击进犯延安的胡宗南主力。

彭总来到了金盆湾

三月九日傍晚，我从金盆湾北山一带察看部队挖工事的情况刚回来不久，在旅司令部里的土炕上翻看着联司情况通报，陈海涵参谋长进来对我说：“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了！”我兴奋地说：“好！趁彭副总司令一来，这可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做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我教导旅和警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长百余华里宽的正面上，纵深七八十里的山

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兄弟部队一纵和新四旅等，在结束西华池战斗后，也星夜兼程，赶回保卫延安。新四旅主力一部随即到了富县茶房一带。

三月十日，火红的太阳高挂在天空，和煦的春风，使人感到暖烘烘的。旅部和各团的大部指挥员都迎候在通往延安的大路旁，多么盼望彭总早一点来到我们中间，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啊，听听彭总的指示，我们心中会更踏实些。这时，我回想到，自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剿。打的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不得安宁，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在战斗中，由于我们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使东北军与我们讲了和，团结一致去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最后，蒋介石在临潼也受到了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又卷土重来，我看，是没有他的好下场的。时近中午，大家正往路北方向看，一个参谋同志突然说：“旅长，彭副总司令来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真一辆吉普车从山沟里疾驰而来。大家忙着整理军容风纪站好队，伫立在路旁。汽车“嗦”的一声，嘎然而止，刹在我们跟前。彭总首先下车来，他穿一身褪了色的灰粗布棉军装，一双黑布鞋，显得特别朴素。他的脸上虽然浮现出兴奋的神色，但我知道，这些天来彭总确实是很劳累的。

我在彭总领导下工作，算起来前前后后已有十几个年头，在那难忘的岁月里，我每次见他，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彭总和随来的王政柱同志跟大家握手，又用爱抚的眼光向我们环视了一下，和蔼可亲地问道：“你们好，现在敌人又要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可高呢？”

“指战员们的决心很大！”随后，我和旅的几位领导同志一一作了简要的汇报。

“好！”彭总点头称是，并会意地朝大家笑了笑，接着说：“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这时，我向彭总提出：“同志们都很想见您，请您作指示。”

彭总高兴地说：“我就是来看望大家的嘛。”

于是，我们陪彭总骑马前往金盆湾沿临镇麻洞川一线阵地察看。一路上，彭总望着我军千辛万苦开垦的田园，眼看着蒋介石将战火烧到边区来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十分痛恨。他边走边问，还非常关心地询问着群众的情况，开始，都骑着马，随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挖的工事交错在一起，我们干脆跳下马来，徒步向前走去。彭总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和路线，对山上的每一条战壕和工事掩体看了又看，并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他对我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便于我防御抗击敌人。”停了一会儿，彭总望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呀！”他还特别嘱咐我们，“敌人的飞机大炮没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要特别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不然，是要吃大亏的喽。”王政柱同志插话说：“所以，要注意封锁消息，保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棘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彭总那本来就很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他那能顾上这些，仍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朝前走。当我们走到一团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忙

着加固工事，搬运各种备战物资。见我们一行来到这里，营长连承先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持枪握镐站在那里，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还着重地问陕北籍的指战员：

“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听到指挥员高兴的回答后，彭总满意地连连点头，又鼓励了大家一番。

彭总回到金盆湾旅部驻地天已不早了，我们旅的几位领导干部一起听取了彭总对我们的指示。彭总那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驱散了大家心头的疑虑，人人精神振奋，眼里放出异样的光彩。彭总向我问道：“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我脱口而出：“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十发。”

彭总饶有风趣地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我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我们的作战方案。他十分认真地听着、问着，我也静听着彭总的每一句话。当我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我们的任务时，彭总问道：“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我不敢说大话，只能谨慎地说：“可以抗击五天？”

这时，彭总停下脚步，背起双手，凝神静立，象是在一场大战前夕，思谋着如何发出战斗命令。突然，他转过身来，而对着我们，坚定而有力地说：“教导旅和附属警备七团，延安军分区独立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过了片刻，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待机给敌人以坚决打击和杀伤后，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我们有党中央毛

主席的领导，有陕北人民的支援，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里地形条件都很好，可以大量使用地雷战，还要注意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的体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达到大量杀伤敌人。”我和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抗击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还利用一些宝贵时间，和我们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

夜，已经很深了。彭总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又登车前去新四旅七七一团进行视察，我望彭总的身影，心中思潮起伏，油然而生敬意，毛主席曾挥毫题赠：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后来，彭老总竟谦虚地将毛主席盛赞他的诗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当我望着远去的汽车，回味着主席的诗句，心想，彭总身经百战，威震敌胆，不愧为足智多谋的大将军，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虽然我们只有五千多人，担负着百余华里的正面，纵深几十里，要东自临镇至金盆湾、南泥湾一带抗击胡宗南的进攻，困难很多，我们也一定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

敌机来了……

三月十二日拂晓，终于传来了敌人冒犯解放区飞机的嗡嗡

声。霎时，各团队都吹起了防空号进行隐蔽，部队迅速作好了对空射击。司令部立即电话报告彭总和联司：敌机已从金盆湾上空向延安飞去。这时，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一直惦记着中央、毛主席和延安人民的安全。

几十架敌机一批又一批地窜犯延安，它们偷偷地穿过云层，象一群乌鸦遮天盖地而来。不一会儿，敌机又向我旅部驻地进行轰炸，把一串串炸弹掷下来。撕心裂肺的怪叫声震耳欲聋，我们双手在荆棘丛生的金盆湾盖起的大礼堂被掀了房盖，炸弹的爆炸声震动着每个窑洞，山坡上沟渠里腾起无数个十几米高的尘土烟柱……

几天来，在旅部前边的川道里，拥挤着撤退的人、车辆、毛驴和牛羊。车板上装着被褥、家具等等……人流中，大都是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她们拖儿带女，形容憔悴，看得出来，她们满脸劳累和难色，这突如其来的轰炸，更激起她们对敌人的仇恨。我们组织派出了宣传队和民运工作的干部帮助她们疏散、卧倒，避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司令部秘书袁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横飞的弹片，穿过饱含火药味的浓烟迷雾，大声喊道：

“老乡们，快散开，卧倒！”可是，疯狂的敌人，自持我们没有高射火炮的威胁，便擦着树梢在山沟里毫无顾忌地来回轰炸和扫射。作战参谋徐清和毛秀峰同志一面忙着传达作战指示，一面处理司令部的公文材料。轰炸开始后，他们一直不停地东奔西跑地忙碌着。突然，一枚炸弹在半山坡爆炸，浓烟一下子把他们吞噬了。正在窑洞里工作的几位参谋同志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忙上前抱起一个人喊：“袁秘书！”“袁绍同志！”这位北京来的学生，为了追求革命，不顾个人安危，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了延

安。他工作积极，团结同志，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此刻，他的脸色苍白，身子慢慢地凉了下来，一腔热血，洒在了金盆湾的土地上，牺牲时年仅廿四岁。望着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遗体，大家十分悲痛。和他一起负伤的另外两位参谋徐清和毛秀峰等同志都难过得哭了。

敌机飞走后，部队立即投入了抢救工作，我刚抓起电话向总部报告，一位村干部站在袁秘书牺牲的地方激动地说：“乡亲们，要记住，这位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蒋介石的飞机杀死的呀！同志们……”

粉碎敌人进攻

战斗打响了。

三月十三日八时许，敌整编廿七师，首先与我侦察分队接火，随即与我临镇一线的二团主力展开了激战。敌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九十师向金盆湾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围。我各团坚守阵地，英勇反击。一团团长罗少伟、政委魏志明，为加强巩固正面阵地，一直跑到战斗第一线去指挥。参谋长冯配岳和营长张顺国率部队坚守在陈子池东北阵地时，与敌人进行了逐个山头的争夺战。小炮班的翟连之是个山东大个，他一手提着炮架，一手提着炮弹箱，穿梭般的在前沿阵地跑来跑去。这里打一炮，换个地方再打一炮。正当大约一个多连的敌人哇哇的向我阵地冲来时，他一发炮弹打出去，“轰”的一声在敌群中间开了花，炸得敌人抱头鼠窜。狡猾的敌人曾几次试图侦察我炮阵地，终究没弄清我们到底有几门炮。在一团坚决抗击下，敌人遭到很大伤亡。时近黄昏，敌人不得不败下阵去。这时，一发炮弹掉在翟连之同志身旁

爆炸了。罪恶的炮弹打碎了他的膝盖骨，顿时，鲜血浸透了他的棉裤。他顽强地坚持战斗。挣扎着想站起来去抓他那心爱的炮架，可腿上象坠了千斤石头，动弹不得。于是，他爬着往前去，山坡上留下两道殷红的血迹。营长发现他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卫生员用担架把他抬下去，他流着眼泪恳切地说：“张营长，战斗才开始，我不能下去呀！”最后，听说把他绑在担架上才转送到医院。

由于子弹缺乏，主要靠手榴弹、刺刀和敌人拼杀的我部各团，经过反复的争夺，侵犯之敌被阻于第一线。

三月十四日，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仍被我阻于西吊庄、临镇和南泥湾以南地区，这时，胡宗南暴跳如雷，命令他的部下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攻击前进，并告诫全军：残酷斗争才是开始。由于胡宗南妄图三天攻占延安，所以，敌人简直象条疯狗，一次又一次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地攻击。同时，敌机也一批又一批地配合地面部队狂轰乱炸。炮弹成排成排地打在我阵地上，隆隆的炮声象暴雨前的阵雷，在我坚守的山头上炸响。我从指挥所用望远镜向外一看，数十里战线上的各个阵地上，翻腾着浓烟烈火。敌人凭借炮火的掩护，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向我一、二团阵地接合部——标台、油房台、小林坪方向发起猛攻。战前，我们认为敌人大兵团从中间突破带着重火器及辎重，行动有困难，不太可能从漫无人烟而长满梢林的地带进攻。我们主力多设防于临镇、木瓜崾岘、牛家原一带，而这一线只放了一团八连、二团侦察排及旅直警卫连等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抗击。战斗一开始，敌人就采用集团冲锋，向我阵地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我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我军英勇抵抗，但因我们在此